

慈禧墓大爆竊

孔茗著

第二版

火花叢書



慈禧墓大爆竊

孔茗著



火花叢書

火花

書 名：慈禧墓大爆竊

作 者：孔茗

編 輯：火花編輯委員會

封面及插圖：何端保

出 版：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發 行：小太陽有限公司

香港軒尼詩道 500 號興利中心十樓

5-7956789

印 刷：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一九八五年六月

定 價：每本港幣十五元

出版書號：p85005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 Publications (Holdings) Limited. 1985

序

五十多年前，在京津一帶，有一位無人不知、無人不知曉的俠士「燕子」李飛（有人又稱他爲李三）。五十多年後的今天，許多銀鬚白髮老態龍鍾的京津人，仍唏噓感慨地談論這位傳奇人物。其中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伯伯對我說道：

「那時，我是一個好奇的孩子，追隨載着『燕子』李飛駛過街頭的囚車。他站在車上，喝酒唱戲傲笑狂歌，高呼『我李飛掉了腦袋，只不過是碗大的疤口，我卅年之後又是一條好漢！』說着清清喉嚨，又唱了一段『霸王別姬』中項羽的詩句：『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驩不逝……』隨後，他那鮮血淋漓的人頭，就被杉篙挑着，掛在古都北京前門箭樓之上……」

老伯伯說到這裏，眼眶湧出了淚水，真箇是老淚縱橫，有如一個孩子嗚咽抽泣地繼續說道：「我爹和許多人一樣，受過他的恩惠，當時爹拖着我的手，目送他受刑。驀地，天空上烏雲滾滾，雷雨交加，爹和許多老百姓低聲禱告：求神明讓恩公早日昇天……哎，真是世上萬般愁苦事，無如死別與分離。我又見到『燕子』的好友盧靜庵、落霞化了裝，倆人手挽着一副輓聯，寫着——

紅粉佳人，知音何處，空留青樓一彎眉月

綠林好漢，壯志難酬，長恨京華十載春秋

「紅粉佳人」說的是李飛的戀人金蘭被奸徒脅迫賣入妓寨，不甘受辱自殺身亡……李飛真的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大俠盜，只不過時光飛逝，滄海橫流，經過數十年之後，後人爲了寄托某些哀思或嚮往，他就變成了一個傳奇式的人物了。

「可是，傳奇是傳奇，李飛的事蹟和武功卻一點兒也沒誇大，絕不像武俠小說那樣神乎其神，特別是李飛的武功，絕對是那樣精湛的。」老伯伯補充地說道。

老伯伯隨後斷斷續續地把李飛的故事告訴我。

之所以稱作「斷斷續續」，是因為我這幾年常常從香港赴京洽談生意，來去匆匆而已。他後來說到李飛最悔恨交加的是：不能阻止當時的國民革命軍第十二軍軍長孫殿英洗劫價值二億五千萬兩銀子的慈禧墓的珍寶——這又是五十多年前一樁震驚中外的盜墓案！我是如實地把它寫下來的。

爲了進一步掌握孫殿英鬧出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盜墓案的資料，筆者亦花了不少時間和北京博物館、文史館、圖書館的朋友交談，有幸得到他們提供不少寶貴的資料，才得以寫成本書。在此該向他們和老伯伯致以衷心的謝意。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作爲一個在京津歷史上曾叱咤風雲、家喻戶曉、有如巨潮衝湧、亂石奔雲的風流人物——「燕子」李飛，雖然被送上了斷頭臺，歷史的浪潮衝去了他的軀體，然而，卻不能淘盡他的俠義精神。筆者不想原原本本把整個故事記錄下來，因爲，我寫的是一本歷史小說。既然是小說，必定源於生活，亦高於生活。是以，李飛和他的戀人金蘭，請讀者原諒我安排他們一個大團圓的結局吧。當然，因爲是小說，所以亦有一些情節和人物也必是經過加工和虛構的。

的確，我一直往下寫的時候，真的不願他們那樣的死去！那怕我的朋友游說我：「悲劇更有動人的力量。」我是深愛着「燕子」李飛這樣的英雄人物的！

孔茗

一九八五年五月七日



目錄

一、皇陵被盜	舉國震驚	1
二、越獄逃犯	誤闖東陵	7
三、四出打探	揭發秘聞	27
四、使美男計	盜葬寶圖	41
五、調虎離山	逃出魔掌	57
六、不擇手段	嚴刑迫問	71
七、財迷心竅	出賣良知	87
八、誤中奸計	自投牢獄	105
九、撒下羅網	請君入甕	133
十、寶物面世	禍患綿綿	155

(一) 皇陵被盜 舉國震驚

大約距離現在五十七年的光景，在一個風和日麗、陽光燦爛的夏日裏，北京東陵的慈禧陵墓被盜了。相信老一輩的香港人，當年亦從報紙上，看到這個驚人的大新聞。如今，筆者就把這個盜墓秘密寫出來，以饗廣大的讀者。

慈禧，葉赫那拉氏，在清王朝末葉，兩度垂簾聽政，實際統治中國達四十八年之久。她專橫殘暴，精明狡詐，生前奢侈無度，爲所欲爲，在外患頻仍之際，不惜挪用海軍軍費兩萬萬兩，修建規模宏大、豪華壯觀的頤和園供自己遊樂享受，相信歷代中國的帝王，也自嘆弗如了。

爲了死後永享冥福，她又在東陵修建了清代最爲豪華富麗的陵墓，搜盡天下奇珍異寶帶進地宮——價值爲兩億五千萬兩銀子，可謂令人震驚、嗟嘆！

這些奇珍異寶中之佼佼者，恐怕以下所述之「三寶」爲中國五千年來之稀世國寶，何謂三寶呢？

一爲「靈蛇之珠」：漢東隋侯，是漢水以東國家姬姓的諸侯，有一天，他見到一

條負傷的大蛇，非常可憐地蜷縮在山下的大槐樹喘息，頓起憐憫之心，設法用藥替它敷治，後來蛇在江中銜一大珠報答他。此珠爲夜明珠，在黑夜之中大放光華，令周圍如白晝一樣，後人稱爲「隋珠」或「明月珠」。

二爲「荆山之玉」：楚國人卞和在荆山得一塊大玉石，最初獻給楚厲王，楚厲王以爲只是石頭，認爲他犯了欺君之罪，十分憤怒，下令斬去他的左足。武王即位，卞和又將這塊玉石進獻給武王，玉匠說：「這是石頭罷了！」武王大怒，令人斬去他的右足。文王登位，卞和抱着這塊玉石，在荆山之下哭了三日三夜，文王聞說之後，叫玉石工人將石割開，果然得此美玉，世稱「和氏璧」。到了戰國時代，秦王聞說和氏璧落在趙惠文王手上，即僞稱給趙王十五座城池來換取此璧，趙王及大臣明知秦國強大，其以城換璧只不過是妄語，但是若不答應，將遭滅國之災，幸得藺相如持璧赴秦，以超乎常人之膽識及智謀，終於完璧歸趙，保持了趙王的尊嚴。

三爲「九龍杯」：聞說此杯至今仍在北京故宮博物館內。一九七一年，許多美國的記者組成龐大的記者團，隨美國總統尼克遜及國務卿基辛格赴北京參加中美會談。據說在參觀故宮的時候，一美國記者見工作人員倒了一杯水入九龍杯，立時在

杯中現出九條龍遨遊其中。後來把水倒掉，九條龍即消逝不見，故被視爲舉世之稀寶。此記者見獵心喜，在隨尼克遜、基辛格等大隊人馬離去之際，施展妙手神偷之法，把杯盜走。當天晚上，故宮負責人即向周恩來報失。周批示：爲了祖國之尊嚴，一定要把杯取回；爲中美建交大計着想，取回時一定要在秘密巧妙之中進行，免傷貴賓之顏面。公安部遵照這個指示，立即組成破案小組，最後，定計在上海的送別晚會上，叫一個魔術師用一隻仿造的假九龍杯，在臺上宣稱，此杯馬上消失，但是，三分鐘即可在場上的美國客人身上找回……果然，魔術師找到那位盜寶的記者身旁，在他露出驚愕的眼神時，順手從他的西裝內袋中取回九龍杯。

至今天爲止，中國目前，三寶之中，僅有「九龍杯」仍存在國庫之中，至於「明月珠」、「荊山之玉」已杳無音訊。但是，當年慈禧太后確實吩咐李蓮英，在她死後，一定要把這三寶連同她搜盡的天下奇珍異寶帶進地宮去。因爲，葉赫那拉氏以爲這樣一來，這些價值兩億五千萬兩銀子的珍寶，就可以千秋萬代的永遠歸她佔有了。

誰知「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霎時之禍福」！歷史無情地嘲弄了她，慈禧死後僅

二十年，即是公元一九二八年的夏天，一個震驚中外的消息在北平（一九二七年，民國定都南京，北京易名北平）城裏傳開了——

「看報！看報！今天的《京報》報道東陵被盜的驚人消息！」

「看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盜墓案，慈禧太后墓葬被洗劫一空！」

北平街頭的報販們跑過熱浪翻滾的街道，爭先恐後地呼喊著，把印有黑色大字標題的報紙撒向人羣……

消息傳到正在天津日租界「張園」居住的愛新覺羅·溥儀耳中，這位年方二十三歲的清朝末代皇帝，如遭五雷轟頂，立即昏過去了。封建社會最悲慘的事莫過如祖墳被人挖掉。所以溥儀醒來之後，急忙吩咐擺設靈堂，供奉乾隆、慈禧靈位。隨後，他又率領子姪、妃嬪服喪披紗，長跪靈前嚎啕大哭。

「御前會議」連夜作出決議：通電國民政府，呼喚列強支持，要求緝拿凶犯，追回葬寶，修復陵墓。又立即籌集款項，購買棺木，派員去東陵殯殮兩位陛下的遺骨。

消息傳到平津衛戍總司令部閻錫山的耳朵裏，這個一向殺人不眨眼的中將司令

也不禁惶恐起來。身爲平津衛戍司令，竟讓如此掠國寶的大案發生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何以向上峯交代？何以面對平津人民？何以平息全國社會輿論？

閻錫山東手無策，慌張得如熱鍋上的螞蟻似的。

憲兵隊一隊隊的開出去了。

密探、便衣像獵狗一樣布滿琉璃廠、珠寶市、各家金鋪以及錢莊。

兩代君王的陵寢——價值兩億五千萬兩銀子的稀世之珍不見了！這真是非同凡響的驚天動地的大事！

那是中國五千年文明智慧和血汗的結晶，那是幾萬萬人的民族才華和勞動的濃縮！

	第二回	
--	------------	--

(二)越獄逃犯 誤闖東陵

世間許多事，都是千奇百怪，令人難以相信的。

有誰想到，這個中外有史以來最大的盜寶案，起因於一個盜墓老賊和一個夜半逃亡的地痞在東陵的一次偶然相遇之中呢？

一九二八年春天，國民革命軍第十二軍孫殿英部下的一個軍官譚溫江因遵照軍長孫殿英的指令，長途販運鴉片，事敗，被馮玉祥的憲兵二團扣留。

三個多月之後，會武功的譚溫江在一個漆黑的夜晚砸死獄卒，破牆而出，連夜逃往河北遵化縣一個叫馬伸橋的小鎮，去尋找軍長孫殿英。

譚溫江知道，中國地大人多，但是庇護他、免使他腦袋搬家的，卻只有孫殿英一人。是以，他日夜兼程，連滾帶爬，但在離馬伸橋只剩下十多公里的地方，因為天黑下雨，他走錯了路。

他，糊裏糊塗，走進了東陵。

震驚中外的清東陵慈禧墓陵被盜一案，就是從這裏揭開了它的序幕的——

雨，浙瀝瀝地下個不停，四周是伸手不見五指的一片漆黑。

一條黑影順着透迤的紅牆過來，躲進一座宛如巨獸蹲着的碑亭裏。

這碑亭屋頂已被雷火擊毀，雨水從敞露的屋頂澆進來，僅有門洞中一塊乾地存身。譚溫江坐在門洞中一堆野狗作窩的麥秸上。他渾身濕透，疲憊不堪，肚子餓得咕嚕咕嚕的直響。此時，也顧不得甚麼了，他胡亂地啃了幾棵從夜地掰來的玉米桿，就昏昏沉沉地倒在麥秸上睡着了。

譚溫江半夜醒來時，雨還是滴滴嗒嗒地下着。

驀地，他聽見門洞裏有「霹靂啪啪」的聲音，舉頭一望，只見一個形如骷髏的老頭子，在門洞裏用麥秸燒着一堆火，兩眼凝視着火焰，嘴角機械地吸着旱煙。

譚溫江「咚」一聲地從麥秸堆上跳下來，把那老頭子嚇得幾乎暈厥過去，他聲嘶力竭地呼叫着：

「你，你……是鬼還是人?!」

「老伯伯，你別怕，過路人討口煙抽抽吧了。」譚溫江脫下了帽子，抹抹臉頰，用手梳理那一頭亂髮，露出一副英俊、白皙的臉龐，柔聲地道。

老頭子戰戰兢兢地遞過旱煙筒，譚溫江接過後，猛吸了兩口，眯着兩眼，噴出了一團團刺鼻的又辣又濃的煙霧，才開口道：

「老伯伯，請問這是什麼地界？」

老頭子看清了譚溫江的面目後，見他眉清目秀、一表人材，心裏稍爲平靜了，他回答道：

「唔，年輕人，看來你不是本地人咯？！否則，你怎麼連聞名平津的東陵也不知道？」

「東陵？聽說過，但從未到過。我看到山底下這麼多黃瓦紅牆的宮殿，以爲是從前皇帝的行宮呢。」

「你倒也猜對一半……嘿嘿。」老頭子笑起來，譚溫江看他牙齒也掉光、滿頭銀髮，想他已七十多歲了。老頭子又道：「嘿嘿，可這不是活皇帝的宮殿，而是死皇帝的陵寢！」

「這墳園裏埋的都是皇帝？」

「哈哈！」老頭子看來是愈來愈喜歡譚溫江，因爲，他一生是極其孤獨的，孑然